

18

姥姥说:骨肉相连,分开了就出血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:中华书局
◆作者: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,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,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,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五个儿女抱着小舅的骨灰去见他们的母亲——姥姥。妈说第一次觉得家这门槛太难跨了,不知道怎么张口叫妈叫爹,不知道怎么伸手把躺在骨灰盒里的弟弟交给爹妈。

部队的领导从师长到政委全来了,呼呼啦啦一大堆人出现在姥姥家院子里。姥姥说她当时眼睛就黑了,天塌了。

儿子对母亲来说,无处不在。有时看到我们出国,姥姥随口也说,你小舅啥都见过了,就是没吃过洋饭。我说,好,等我再出国就带你儿子带上。姥姥说:“捎上吧,又不用买票,又不花你的钱。”

那次我从美国回来告诉姥姥,你儿子真能吃,牛排都吃三份,洋酒喝一瓶。姥姥说:“好哇,见过了,吃过了就行了,我跟他说明别让他再跟着了。这回飞机也坐了,外国也去了,了啦,了啦……”

真真假假,我清醒地糊涂着。姥姥说起小舅的那个神情让你心如刀绞。在姥姥所有的语录里,你翻不出一句对失去儿子的母亲有用的话。

又一年小舅的生日,姥姥是在

北京我家。一大早我们就带姥姥出去了,不想让她有空闲想儿子。去看电视塔,去逛商场,中午饭也不回家吃,请姥姥去吃自助餐,贵宾楼最好的。

儿子一趟一趟地去给老奶奶拿吃的,光法国烤蜗牛姥姥面前就摆了三份。我教育儿子:“吃多少拿多少,不可以浪费。”

姥姥说:“吃吧,你小舅能吃,都吃得下。”

姥姥把这三份蜗牛都吃下了,眼里含着泪水,可嘴角依然是向上翘的。哭吧,姥姥,哭吧!

“怎么能忘记呢?除非我死了。孩子,别害怕我哭,有泪的人也是幸福的。我不是哭你小舅,我是哭自己呀。”

姥姥去世了,我才想明白了一些事。莫非这是姥姥心中的遗憾、心中的盼望?他心疼儿子没有享受到今天的好生活,他遗憾儿子没有赶上这么好的时代?她苦于这一切姑娘的都享受了,而儿子却没有。她是幻想还是迷信?她是糊涂了还是清醒了?姥姥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准确的答案。也许她自己都不知道,

我何必弄清楚呢。

我能够弄清楚的就是母亲对儿子的血肉相连之爱,这种爱你不能称其为小爱。这也是一种大爱,爱到灵魂里。

姥姥说:“骨肉相连,分开了就出血。不信你试试?从骨头上刷下肉,你多快的刀、多高的手也刷不净。”

现在姥姥的大爱回归到小儿子的怀抱了,他们娘俩在天堂见面了。姥姥会笑呢还是会哭?我不知道。

姥姥很开放,也很保守,春夏秋冬一年四季都穿着袜子,莫不是嫌自己小脚?“从包上脚就穿着袜子,习惯了就好了。”姥姥每天泡脚也必须是家人都走了,灯关了才脱下袜子。年轻的时候姥姥就这么“见不得人”。

夏天的夜晚,吃完饭,家中里里外外都收拾停停当当,开着门窗,姥姥就扶着篓子上河里洗澡去了。

河是水门口的大澡盆,女人在上游洗,男人在下游洗,小孩可以两头儿乱窜。

我自然是跟着姥姥在上游洗,

但也不许靠近她,姥姥就那么“见不得人”。我好奇,在河岸的草丛中藏着偷看姥姥。洗澡时姥姥从不脱衣服,最多把斜襟小褂的扣子解开就算脱了,一条毛巾伸进衣服里上下抹着。姥姥一般是坐着洗,水没到她的腰,远看像在水上漂着。看惯了梳着纂儿的姥姥,散开头发可不像她了。穿着衣服进水,洗完了澡,姥姥就坐在大石头上等风吹干了,又梳上纂儿回家,和没洗过澡的姥姥一模一样,只是身上多了些香胰子味儿。

北京豪华的地方我都领姥姥去体验过了,但从来没想过过去洗浴中心,对姥姥来说那是禁区。

但姥姥可以看那些裸体油画,每回看了画了西方古典的肥女人,姥姥都大笑,不知她笑什么,笑得满脸通红。你问她,她最多说一句:“都吃得太好了。”笑死我们了。

我们给她看韩美林的挂历,上面全是写意的裸体女人,对照韩美林那朴实“幼稚”的本人照片,姥姥怎么也不相信这个“坏小子”画得那么神,姥姥称他为神仙。一直也想带姥姥去韩神仙的博物馆看看画,看看那些神奇的雕塑,看看韩神仙本人,看看神仙那漂亮的小媳妇,最终因妈妈的阻拦,“这个熟透的瓜不敢到处搬”而没有成行。

都是招人当兵,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

6

首先,当兵的没社会地位,被人看不起。这个大概是有些历史传统的,打宋朝时就开始了。想当初,狄青那么巨猛的一个,为反击异族入侵立下过汗马功劳,就因为人家是当兵的出身,后来再怎么使劲补课文化课都不行,所谓的士大夫阶层就是看他不起,结果郁郁而终。自此以后,三百六十行,不管怎么排,当兵的总是垫底。

另一方面,由于历朝军队扰民过甚,有时剿匪的比土匪还土匪,导致在老百姓心目中,“当兵的人”名声越来越差,渐渐就成了“丘八子”这样不招人待见的货色。

当然了,如果待遇足够好,还是有许多不甘寂寞的人乐于去当兵的。问题是当兵的待遇实在不咋的,本来就拿不到几个饷银,还老拖欠工资,如果碰上不厚道的长官再从中克扣点,基本上就只能等着去喝西北风了。

就算饷银很少或基本没有,对一些人来说,当兵这份工作仍然具有一定吸引力,因为至少它可以让你吃上两口饱饭。我们得想想那是什么时候,万恶的旧社会嘛,有口饭吃比什么都强。但是且慢,如果我告诉你,这可能要以送命为代价,你还干吗?

无论何时何地,对于一个人来说,性命都是顶顶要紧的,脑袋掉

了那是既要不要回来,也安不上去。至于什么二十年后还是条好汉,砍头只是留个mark之类的话,纯属宣传口号,大家跟着喊喊不要紧,可千万不能相信。

每个人都会算一笔细账,一边是自己的小命,一边是恶劣的待遇和名声,究竟孰轻孰重?这就是大家都不想当兵的缘故。

不过,税警总团绝对是一个例外。在当时,那绝对是个好单位,想进去人家还不要你呢。要进税警总团,必须经过严格的考试,而且卷子还不会比黄埔的那张容易。就算进去了,也不等于万事大吉。里面采用的是美式教学法,技术性术语特别多,你要是跟不上趟,别等人来催你,自己就卷铺盖out吧。

都是招人当兵的,税警总团凭什么这么牛?条件好啊。你不是嫌当兵的名声不好听吗?那你就大大方方地告诉人家,兄弟可是标准的国家公务员,直属中央财政。谁能说不是?至于待遇,听了都让你心痒痒。最高的总团长级别月薪300多元,每月特支费1万元(就是你签了字可

以拿来用的公款),团长月薪200多元,每月特支费2000元。团长上都配有小汽车。最低的是一等兵,每月11元。就这也不错了,放到别处去,11块钱可以用上一年。另外注意了,这11元你都可以寄回家给老婆孩子作开销。宋部长充分体会到了手下的不容易,另外还每月补助士兵伙食费4元5角。

列位要问,这都能抵上月薪的一半了,为什么伙食费这么高?别忘了,打仗可是个地道的体力活儿,不吃饱喝足,长好身体,如何能行。这么高的工资,还不带拖欠的。每月的第一天准点发放,从不打白条。

“九一八事变”后,国家财政困难,连中央军都面临着揭不开锅的窘境,不知哪位聪明人出了个主意,所有薪饷均改为国难薪,即只能发原来的八成。这下当兵的更惨。本来就领不到几个钱,还打八折,连饭都吃不饱了。

宋子文可不管这些,你们要打折是你们的事,税警总团是我的,再穷不能穷他们。工资照发不误,一文不少。如此一来,连广告都不

用做,大家挤破了头往税警总团里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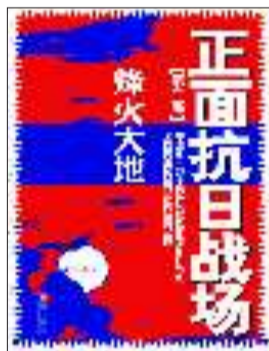
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句话才是永远的硬道理。除了报名当兵,想来当官的也有不少。毕竟那待遇也太诱人了,基本上就和大学教授差不多。

不过宋子文对军官的要求也是相当高的,而且还有自己的一定之规。

当年的黄埔军校由于东征和北伐的原因,已经是声名鹊起,国内部队均以有黄埔子弟加盟为荣,不过他们要是想去税警总团就要吃闭门羹了。因为宋子文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:凡黄埔出来的,再好也不要!

那他们要什么样的人呢?西北军和粤军中出来的“实践派”有一些,但很少。

其实主要就两种,一种是东北讲武堂的毕业生。这类人才之所以被看中,说穿了就是因为张学良的关系,而且他们本身也只能担任些基层的连排级职务。第二种人才:美国海龟。简单点来说,税警总团的排以上军官,直至总团长,一般都是由海归把持和垄断着。



《正面抗日战场(二)》

◆出版社:武汉出版社
◆作者:关河五十州

本书以全新的视角纯民间讲述中国正面抗日战场战史,全书以皇姑屯事件和“九一八”事变为发端,以东北沦陷为起点,再现抗战历史背景下,中国社会、军队、人民难以忘怀的风云往事及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分离角斗、血雨腥风。

全面揭秘国民党正面抗日战场 解说正面抗战史

4

传销团伙接待新人的规矩

等了半个多小时,小琳和嫂子姗姗而来。我穿的还是在三亚时的衣服,冻得两脚直跳,心里也有点恼火,故意挖苦小庞:“看来你女朋友也没把你放在心上啊。”其实我错怪她们了,她们并不是故意怠慢我,而是开了一晚上会,会议内容只有一个:怎么对付这个新来的叫“郝群”的家伙。

我自恃聪明,却没有想到,从到达上饶的那一刻起,就已经落入了他们精心编织的网。

小琳很年轻,嫂子年纪也不大,正是爱美贪靓的好时候,穿得却都很寒酸。小琳穿一件绿色的旧羽绒服,嫂子穿一件灰扑扑的棉衣,衣襟处破了一个洞,露着灰白的棉花。她们的态度倒很热情,一口一个“哥”,叫得我心里暖烘烘的,还抢着帮我提行李,不断地嘘寒问暖。嫂子非常贴心,特别嘱咐:“哥,你终于到了,给家里打个电话吧,报个平安,省得家人惦记。”我心想这姑娘年纪不大,想得倒挺周到。

后来才知道这是传销团伙接待新人的规矩:见到新人,第一件

事就是让他给家里打电话。因为接下来会有许多不可想象的事,等他进了传销窝点,发现事情不对,一个电话就可能酿成大祸。在“电话管理”方面,每个团伙都有一些出人意料的“高招”,有的甚至会把新人的手机骗走,然后拨通昂贵的声讯台,一直打到欠费停机,到时求助无门,只能老老实实地任他们摆布。

我去的第一个窝点位于带湖路汽车站附近,那里有一家沙县小吃,我们下了车,嫂子盛情相邀,一定要请我吃一顿。这顿饭不是消夜,如上所述,传销团伙崇尚节俭,吃消夜近乎犯罪,只能在接新人的时候偶尔为之。我和小庞在火车上吃过,都说没胃口,嫂子还是坚持点了鸡汤、葱油拌面和蒸饺。很快饭菜端了上来,我点上一支烟,看嫂子和小琳食指大动,筷子纷飞,吃得极为香甜,还有一股恶狠狠的劲儿。

蒸饺不够再加一笼,又加一笼,葱油拌面不够再加一碗,又加一碗,老板看得直笑,小庞对我挤挤眼,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,那

意思我明白:她们不是馋嘴贪吃,而是饿急了。十几天后,我也切身体验到了这种滋味:看见有人吃东西就流口水,闻到食物的香味就拔不动腿,如果能合法地大吃一顿,简直就是过年了。哦,错了,不是“简直”,那就叫过年。

吃完饭走出来,我指着对面的酒店明知故问:“我晚上是不是住在那里?”嫂子大笑:“哥,不着急,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”说完翘起前行,领着我穿过一条黑黑的小巷,走进一个黑黑的楼梯,爬上一条黑黑的楼梯。时已深夜,我感觉像是踏进了魔鬼的洞窟,心里不停打鼓。

爬到四楼,门已经开了,室内光线幽暗,气味复杂,有霉味、馊味、汗脚味,还有一股胶皮烧焦的味道。房里有几间卧室,都响着此起彼伏的鼾声。客厅中央有一排暗红色的沙发,我坐在上面,身下的弹簧吱吱作响,不知哪间卧室传出梦呓声:“不是我,是你,是这个……是你……”我不禁恍惚起来,在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下,还好,做梦的不是我。

在房里解了个手,大开眼界,那是我见过的最具个性的厕所:门上没有插销,用一根筷子代替;也没有马桶,只有一个变黑发黄的便池。便池之上有一个淋浴喷头,却没接热水器,也没有进水管,因为传销团伙崇尚节俭,而洗澡既费水又费电,属于奢侈浪费,被组织上严厉禁止。墙上污迹斑斑,下面擦了一大摞塑料盆,五颜六色,大小不一;塑料盆之上是一条细细的铁丝,上面挂了几条毛巾,有几条已经洗破了,又脏又薄,散发着或浓或淡的馊味。洗脸池下有两个巨大的红塑料桶,盛满污水,一个大铝勺晃悠悠地漂着,就像迷航的渡船。还有厕纸,全裁成扑克牌大小的纸片,又小又薄,散乱地装在一个破旧的红塑料袋内,我当时只觉得可笑,慢慢就知道了这玩意儿的残酷,拿着它上厕所简直就是冒险,除非有高超的手艺,否则一定会出现技术事故。

小庞后来告诉我:我刚进厕所,他们三个就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。嫂子说:这人看起来可不简单。小琳表示:只要耐心做工作,一定可以把他拿下。议定之后,三人相视而笑,我毫无察觉,用红桶里的污水冲了冲便池,垂着头走出来,感觉就像走进了一场噩梦。

慕容雪村卧底传销纪实



《中国,少了一味药》

◆出版社:中国和平出版社
◆作者:慕容雪村

本书是作家慕容雪村继《成都,今夜请将我遗忘》后的又一力作,也是他的首部纪实文学作品。慕容雪村记录了23天的卧底传销经历,旨在揭示黑暗传销世界的无知与疯狂。